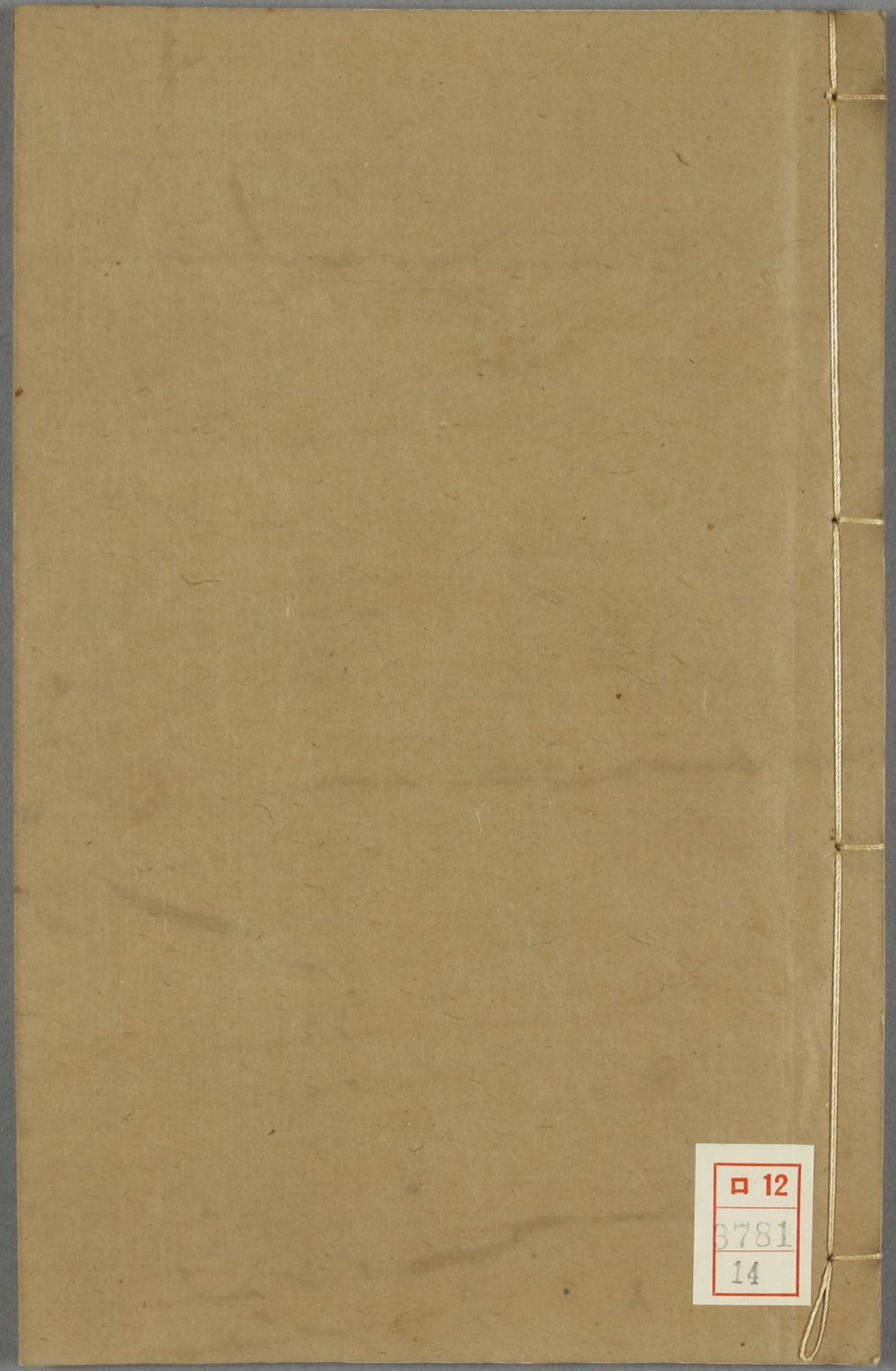




□ 12
3781
14



口12
378j
14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一　別錄屬喪服

孔氏曰按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愚謂士喪禮有記專記士喪禮之所未備者也此所記兼有君大夫士之禮所記廣大故曰喪大記

疾病外内皆埽

鄭氏曰疾困曰病應氏鏞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内以謹變致潔敬以慎終也敎氏繼公曰埽者爲將有事也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釋文縣音元去起呂反

<99-862>

鄭氏曰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愚謂爲將死不用且妨於喪事也大夫士賜樂者乃有縣士賜樂者少而琴瑟其所常御故言去琴瑟

寢東首於北牖下 釋文首手又反○鄭注北牖下或爲北墉下今按室北無牖作墉爲是士喪禮正作墉

鄭氏曰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孔氏曰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疾者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愚謂疾者居正寢北墉下也王藻君子寢必東首所以受生氣也又室南近牖戶而光明北則深靜於寢處爲宜是東首於北墉下者平時寢處之常也嫌疾病時或異平時故特明之至君視之則其東首雖同而當遷於南牖下矣鄭氏以此爲君來視之時則是臣處北墉下君乃當北面視之其說非是故孔疏駁正之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

鄭氏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敖氏繼公曰褻衣死衣也必易之者爲其不可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元端之類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畧之愚謂人之魂魄聚則生散則死魂陽而魄陰人死則魂升於天而魄降於地始死體僵者魄之散也故廢牀而以尸就地冀魄之依之而還也既而氣絶

者魂之散也故使人持衣而復欲魂之識之而返也廢牀與復同一義也褻衣裘葛袍繭絺褶之屬也上言褻下言新互見之也然則非朝服明矣自此以至於沐浴之前皆用人持手足至綴足用燕几則御者一人坐持其足而持手者猶二人也

男女改服

鄭氏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又士喪記註曰主人深衣愚謂男女改服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斬衰者去笄而深衣齊衰者骨笄而深衣也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問喪曰親死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此卽下文始卒主人啼兄弟哭之節也衽深衣之衽也始死云扱上衽則前此已服深衣而至此第扱其衽則深衣爲改服所服無疑也蓋疾時養者元端非養或朝服或元端婦人則纚笄總元綃衣此皆吉服非可施於始死而由吉趨凶必有其漸深衣在吉凶之間故總服之其所以改服者固非爲賓客來問疾而其服亦非朝服也士喪記註以爲深衣者雖得之而以爲但主人服此則亦未爲得也

屬纊以俟絶氣（屬音燭纊音曠反）

鄭氏曰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愚謂復以氣絶爲節氣絶然後遷尸於牀而復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愚謂死謂氣絶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者謂所使持四體屬纊之人皆以男子而不以婦人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釋文適丁歷反
鄭氏曰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
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
卿之妻下室其燕處也熊氏安生曰諸侯夫人大夫妻
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愚謂熊氏之說是也凡妻
之死皆與夫同處君夫人謂君之夫人也大夫世婦謂
大夫之世婦也內子卿之妻也曰路寢曰適寢曰寢皆
其夫之正寢也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內子未命謂其
夫未受爵命於太廟也君於卿大夫年五十乃假祖廟
而命之下室謂妻之寢也士喪禮既卒設牀第當牖而
遷尸遷而後行復事遷尸於寢由下室而遷於夫正寢
之牖下既遷尸乃復也內子未命者如此則世婦可知
蓋喪事有卿大夫之位君夫人則天子諸侯弔焉大夫

士之妻則君夫人卿大夫弔焉皆不可於婦人之寢褻
之故其死必皆於夫寢也內子未命者既死而遷尸則
凡卒於夫寢者皆於疾病而已遷矣不言男子死處者
死於適室士喪禮有明文則大夫以上亦從可知惟婦
人之禮未顯故特言之○鄭氏曰此變命婦言世婦者
明尊卑同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愚謂天子之次
婦曰三夫人諸侯之適妻亦曰夫人諸侯之次婦曰世
婦大夫之適妻亦曰世婦皆以其尊相當也此篇所言
世婦有指大夫之適妻者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復世婦
以禮衣內子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於大夫世婦之命
如大夫是也有指諸侯之次婦者君之喪五日授世婦
杖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是也鄭氏

似以此世婦爲兼言君之世婦非也君夫人大夫世婦與下士之妻一例不得兼言君之世婦也且君之下室固無適寢之稱而世婦之喪君所不主其赴告不及於鄰國其治喪蓋卽於其寢耳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愚謂此謂人君之禮也有林麓謂其地與林麓近也使虞人設階者以其常升山陵於設階之事習也無林麓謂其地與林麓遠也狄人蓋冬官之屬鄭氏以狄人爲樂吏蓋據祭統而言然此篇言狄人設階又言狄人出壺書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此其事皆與樂官無與疑冬官別有狄人非祭統所言也大夫士之復其設階蓋私臣隸子弟之屬爲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禫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釋文朝直遥反以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屈音闕赬赤貞反禫知彦反税他亂反榮如字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卷衣居勉反徐紀阮反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元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禫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冀

君魂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悉用近臣也復之人服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君以卷者謂上公自卷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以下大夫以元赪者大夫用元冕元衣纁裳故曰元赪世婦大夫妻也世婦上服惟禫衣故用以復君之世婦亦禫衣也士以爵弁者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服此用其衣非用其冠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以其體下於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履屋棟上高危之處也復者北面求諸陰之義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每號輒云皇

某復矣皐長聲也三招魂竟卷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下司服之官以篋待衣於堂前也降自西北榮者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幽陰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屏爲便也必取西北屏者亦用幽陰之所也故鄭註士喪禮曰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高氏閔曰今淮南風俗民有暴死使數人升其居屋及於路旁徧呼之有蘇活者豈復之遺意與愚謂小臣復謂諸侯之禮也若大夫士復當亦私臣之親近者爲之而其服皆朝服也於君言上公之卷舉上以見其下於夫人言子男之屈狄舉下以見其上也不言卿與內子者文不具也爾雅一染謂之綠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於大夫不言元纁而曰元赪豈

服之纁裳其色亦有淺深之差與三號者禮成於三也
降自西北榮則升亦自東南榮蓋東西榮之中皆偏高
不便於升降也若人君四注之屋則升降皆於東西霤
也升自東南降自西北禮以相變爲敬也司服春官之
屬司服受之亦諸侯之禮也此始言小臣復中言升自
東榮末言司服受之錯舉之皆所以互相備也按周禮
夏采復於大祖及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
大寢此小臣蓋卽祭僕隸僕之屬蓋以其聯職其事故
皆得謂之小臣也周禮小臣四人而燕禮小臣相工四
人又有辭賓下拜者請勝爵者皆小臣也則知小臣之
名通於祭僕之屬矣天子大廟以夏采復諸侯兼官或
大廟亦小臣之屬復與諸侯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士惟復於寢卿大夫當兼復於寢廟然自人
君四郊之外其復皆用此禮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釋文乘繩證反）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釋文衣尸於既反）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冀其生也若以其
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
而去之

婦人復不以神（釋文神而廉反）

鄭氏曰神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愚謂此謂大夫士也曲禮天子
曰天子復諸侯曰某甫復以此推之王后宜曰王后復

而諸侯夫人亦稱字與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絶則哭哭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孔氏曰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有聲曰哭愚謂始卒謂復前氣絶時也問喪曰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謂此時也主人適子及衆子也兄弟期喪以下之親也婦人亦謂期喪以下者若死者之妻亦啼踊者主人兄弟婦人皆踊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卒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孔氏曰夫人坐於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障之也外命婦外宗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愚謂此言人君初喪主人以下之位也遷尸牖下謂之正尸者始廢牀時猶東首至是始卒始正其南首之法也子世子也坐於東方爲喪主也父兄大功以上尊長之親也子姓謂衆子及諸孫也而大功以上卑幼之親亦該焉立於東方者立於主人之後也有司三等之士也庶士謂未命之士燕禮所謂士旅食者也哭於堂下當兩階間而西上也北面向尸也夫人坐於西方爲女主也若無夫

人則適婦爲女主內命婦世婦以下也子姓謂女子子
也而諸子婦之屬亦該焉立於西方者立於夫人之後
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君有服者也外宗同宗之婦
也既言外命婦又言外宗者以外宗不皆爲外命婦也
若卿大夫之妻爲君無服者則不與於君喪也哭於堂
上當戶牖間而西上也此以室之內外別親疏之位而
在室內者以戶西戶東爲男女之別在室外者以堂上
堂下爲男女之別也於東方西方者不言哭不嫌不哭
也於堂下堂上者不言立不嫌不立也○楊氏信曰始
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特男女內外親疏
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馭繁整雜之大法也陸
氏佃曰卿大夫序父兄子姓之上者國事先君臣也諸
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愚謂下文言君
將大斂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而父兄在堂下北面
則卿大夫親於父兄矣然喪事以服之精粗爲序子姓
乃衆子未可以卿大夫先之疑立於東方者卿大夫則
序尊卑而北上父兄子姓則序服之精粗而南上與○
孔疏謂人君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卿大夫等或
當在戶外東方遙繼主人之後非也世子主喪而坐而
衆子立於其後則尊卑之位固不患其不定矣堂上爲
婦人之位不可以父兄子姓參之也疏又謂父兄子姓
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亦非也君有服之親其爲
卿大夫者在卿大夫之位其不爲卿大夫者大功以上
與父兄子姓齒小功以下與有司庶士內該之也疏又謂子姓中有女
小功以下者有司庶士齒記所以不言
之女亦非也女之爲外祖父母本服小功則當哭於

堂上不言者外命婦內該之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可知也愚謂君尊於父兄子姓故主人皆坐而餘人則立大夫有命夫命婦則坐其尊敵故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愚謂主人與衆主人尊卑不殊也士喪記曰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與此不同者蓋室中唯主人主婦得坐者

上下之達禮也非但以其尊亦所以定喪主之位也但士賤故餘人亦許其坐而不以坐爲常若命夫命婦在焉則得常坐與主人主婦同也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釋文爲于僞反下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謂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

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去小斂遠也士於大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也士於大夫雖於小斂相偪尚爲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爲大夫出可知也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祖大夫至絶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愚謂寄公謂諸侯失地而寄寓於諸侯者也國賓謂諸侯來賓者也周禮司儀掌諸侯之禮諸侯相朝以賓禮親之諸侯相見各以其禮儐之諸侯之卿大夫相聘以其禮儐之諸侯之臣相見以其禮儐之凡賓客之禮掌其戒令與其賓法掌其牢禮飧饔與其陳數及其賓客之事凡諸侯之禮掌其法與其事及其賓客之事凡賓客之館舍飲食之事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喪紀之事掌其政令凡賓客之送迎掌其政令凡賓客之會同掌其政令凡賓客之治訟掌其政令凡賓客之財用掌其政令凡賓客之祭祀掌其政令凡賓客之死喪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出入掌其政令凡賓客之逆送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委積掌其政令凡賓客之牲牷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器械掌其政令凡賓客之車馬掌其政令凡賓客之旌節掌其政令凡賓客之符節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幣帛掌其政令凡賓客之財貨掌其政令凡賓客之飲食掌其政令凡賓客之衣服掌其政令凡賓客之居處掌其政令凡賓客之疾病

之異爵者門西少進士西方東面而於始死以後至殯以前皆不見弔賓之位蓋其位與朝夕哭同故不別見之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鄭氏云其位如朝夕哭是也若諸侯則羣臣之位始死之時親而尊者在室疏而卑者在堂下卽上經之所陳者是也旣小斂則卿大夫皆在主人之南西面士西方東面而士禮門東北面少進之位於諸侯則當爲國賓之位自始死以至於朝夕哭皆然若鄰國卿大夫來弔者則當在門西北面但始死之時鄰國弔使亦未能卽至耳君拜寄公國賓於位者南向就其位而拜之也主人拜於下拜於中庭也凡臣於君之弔皆卽位於門右北面受弔於中庭故士喪始死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大夫於君命亦然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者大夫西面於阼階下之南主人卽西階下位與之俱東面而哭也○鄭氏云大夫特來則北面此據檀弓曾子北面而弔爲說不知曾子北面乃弔於不爲位者之禮非可以決弔位之正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愚謂出謂出於室也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婦人無堂下之位而尸在室中宜北面嚮之也蓋寄公夫人在外命婦之西命婦在衆

婦人之西而皆西上其拜之皆於戶外南嚮而拜之也命婦爲夫人之命拜稽顙於庭○孔氏謂出房非也此時尸在室主婦在尸西東面不得在房也又謂命婦爲夫人之命不下堂亦非也未斂之前主人爲君命亦拜於庭則主婦亦然約下夫人弔之禮可見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

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釋文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

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氏曰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帚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髽髮袒此未括髮先袒或人君禮也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髽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按鄭註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而說髦訖而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者婦人髮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於房中者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此齊衰婦人若斬衰婦人亦苴絰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婦人髽及帶麻於西房也愚謂此篇凡言諸侯之禮皆著言君夫人此但言主人主婦則謂上下之達禮也斂謂以衣衾斂尸也衣少謂之小斂衣多謂之大斂小斂之時

主人卽位於戶內西面主婦卽位於戶內東面於主人言戶內於主婦言東面互見之也袒者袒左袖扱於右腋之下也凡禮事皆左袒主人有事於尸乃袒小斂之袒爲將奉尸使於堂也士喪禮旣殯說髦此小斂說髦禮俗不同記者各據所聞言之曲禮居喪之禮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謂此類是也括髮以麻者初死笄纚而未有他服至是主人乃散垂其髮而以麻約之謂之括髮衆主人則用布而謂之免蓋始變飾爲成服之漸也括髮乃袒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或先言括髮或先言袒由文便爾髮去纚而露紒也婦人之髮猶男子之括髮與免也帶麻加要帶與麻絰也房中註疏以爲西房是也知房爲西房者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此爲東房故知婦人之帶麻宜在西房也又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此不言者文畧也此時男子尙未加絰而婦人已帶麻者蓋男子之絰帶饌於東方故降階卽位後乃加之婦人之髽在室其帶在房二事相連爲之故先於男子也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釋文奉芳勇反夷本或作倮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賓也孔氏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於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以極孝敬之心也降下也既陳於堂則孝子下堂拜賓也愚謂此與上節相承此爲士禮則上節不專爲諸侯禮亦明矣奉尸夷于堂正尸於兩楹之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釋文氾芳劒反）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愚謂此言小斂後拜賓之法也君拜寄公國賓者言君之所拜者惟寄公國賓也大夫士拜賓於卿大夫則各就其位而拜之卿大夫尊故特拜也於士則卿其方而三拜之士賤故旅拜也大夫內子謂大夫之內子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衆賓謂士妻也氾廣也氾拜謂人雖多但一拜之也大夫士之妻拜賓於堂上於命婦亦特拜於士妻亦旅拜然大夫士於士旁三拜此拜衆賓不言旁三拜者婦人質弱但有奇拜也小斂之後寄公夫人當在堂上尸東西面以士喪禮諸公門東少進之位準之也大夫士之喪命婦之位當在阼階上主婦之北可以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南者準之也衆賓之位當在西房戶外之西可以士喪禮士西方東面者準之也夫人拜寄公夫人北面大夫內子士妻拜命婦東面拜衆賓西面皆既拜乃東即阼階上之位也○孔疏讀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爲句謂嗣君拜寄公國賓又拜大夫士非是君喪無拜大夫士之禮天子於諸侯亦不拜惟先代之後則拜左傳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毋之喪即位而免乃奠（釋文免音問）

鄭氏曰即位阼階下位也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孔氏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者士禮卑此據人君爲尊故曰尊卑相變奠謂小斂奠愚謂此亦上下

之達禮與士喪禮不同者亦禮俗異耳母之喪初在堂上時亦括髮至降卽阼階下位則改而免殺於爲父之禮也說詳小記惟於此著言爲母之異則上文所言之禮皆父母同也

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孔氏曰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旣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言經帶以朋友之恩也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耳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愚謂加武熊氏謂加經於武是也加武帶經者以弔經加於采小斂之後弔者猶元冠朝服而加帶經以此知弔經乃葛經也加武帶經弔者之服皆然非專爲有朋友之恩說見檀弓○熊氏安生曰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斂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斂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斂註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尙皮弁則君於卿大夫亦皮弁此皆未成服之前弔服

也愚謂熊氏之說皆未是凡弔於小斂之後未成服之前者天子於諸侯以爵弁絰衲衣是也諸侯於大夫以皮弁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不錫衰未喪服但不錫衰則未喪服已皮弁可知也又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是大夫相弔皆以皮弁與諸侯同也若君大夫於士及士自相弔則皆元冠朝服也若其服皆襲而不褍其首及腰皆加帶絰則上下同也凡未成服之前弔者皆葛絰若君爲大夫及大夫相爲及士爲朋友則既成服之後皆爲之服麻若非朋友則既成服之後弔者亦葛絰而已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釋文縣音元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斛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沿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孔氏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冬月恐水凍故取鼎煖水用木爨之縣漏分時均其官屬使更代而哭夏官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

賓出徹帷鄭註徹或爲廢
鄭氏曰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卽徹帷愚謂此上蓋有脫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釋文鄉許亮反
鄭氏曰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小斂後尸出在堂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見異於在家者也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奔喪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孔氏曰婦人於敵者不下堂若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文喪息浪反爲于僞反竟音境
鄭氏曰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不敢當尊者禮也愚謂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不得已而通禮之窮也女賓之位在堂上則拜女賓於寢門內者北面也男賓之位在阼階下西面則拜男賓於

阼階下者南面也女主拜賓於堂上今乃於寢門內男主拜賓於庭今乃於阼階下所以別於正主之禮且欲相遠以謹男女之別也有爵者謂死者及其爲後者爲大夫也大夫至五十則君假祖廟而命之故曰五十爵命爲大夫大夫有受爵命之法則雖其爲大夫而未爵者亦以是稱之矣凡曰有爵者曰命夫命婦者皆據大夫而言也辭告賓以主人不在未得拜賓也有爵者辭所謂士不攝大夫也無爵者謂士也人爲之拜者蓋或庶子或期親以下推一人親者攝主而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者殯葬有常期不可久稽也喪有無後無主人之嗣續有時而乏而禮不可闕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立反去起呂反下去杖皆同）（釋文輯側）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之謂舉之不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爲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也寢門之內輯之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

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也有王命則去杖尊王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卜及尸也愚謂世婦謂諸侯之次婦也士及諸妻爲君皆杖不言者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則無不杖者矣言五日大夫世婦杖則其餘可知也大夫寢門之外杖謂自在其次也大夫寢門之內輯杖謂與君俱卽位時也庶子不以杖卽位所以正適庶之分大夫於君不嫌也喪服傳大夫之喪衆臣杖不以卽位則大夫之貴臣以杖卽位也大夫之貴臣以杖卽位則諸侯之卿大夫以杖卽位可知矣故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大夫寢門之內輯杖則士之杖不以入寢門也諸妻之杖蓋不以出於房與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釋文爲于僞反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孔氏曰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皆爲之去杖也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愚謂大夫之臣爲大夫皆杖而獨言室老者以衆臣賤而畧之亦猶君之喪不言授士杖之義也世婦謂大夫之世婦若於君之世婦之命其禮亦然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

與來曰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前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愚謂上言主人主婦此言婦人皆杖亦所以互見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

鄭氏曰子凡庶子也不以卽位與去杖同孔氏曰君大夫士之庶子並不得以杖卽位宜在寢門之外去之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鄭氏曰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遂杖不入寢門孔氏曰知非未殯之前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愚謂大夫士哭殯則杖

人君輯之大夫士哭柩輯杖則人君去杖矣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釋文藁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

鄭氏曰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牖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釋文牖荒胡反去起呂反楔息結反柀音四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牖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孔氏曰遷尸於牀離初死處近南當牖卽前所謂正尸也牖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衾被也既用斂衾覆之故除去死時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

楔柱也柀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柀柱張尸齒令開也綴足用燕几者爲尸將著履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按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枝在南御者坐持之鄭註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生平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奥又云御衽於奥牖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奥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戶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若病時亦當戶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註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愚謂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必東首居不常在奥則寢亦不常在奥也惟人子朝夕供養父母則席於奥故昏禮婦盥饋舅姑皆席於奥曲禮言人子居不主奥以此也奥非寢處之所而昏禮衽於奥者以奥爲尊處重昏禮故特布席於此異於常法也始死設牀第當牖者亦欲於尊處正尸猶奉尸侇於堂及朝廟正柩皆在兩楹間之義非以兩楹間爲生平之所常處也孔氏說非是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必用大斂衾覆尸者以小斂時近其衾當陳之而大斂之衾尚未用也先覆以衾而後去衣重形也燕几燕私所用之几也綴之者橫設於兩足之上使人持之特言燕几則燕几與禮席所設之几蓋有異也必用燕几綴足者取其長僅容兩足可以拘之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抠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毋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釋文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管舍之人也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抗苦浪反枓音主又音斗繘勅一本作綌去逆反抠音震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氏曰此一節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綌屈之者綌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爲壙于西牆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以盆盛浴水也沃水用料者以料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給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給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給是也拒用浴衣者拒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士喪禮云浴衣於篋註云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其足爪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水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愚謂此言浴尸之事也主館舍之人謂之管人者言其主舍中之管鑰也舍必有井是管人之所主故使共沐浴之水爲聘禮曰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汲水不說綌而遂以授御者則浴水汲而用之不煮也小臣蓋大僕之屬也御者於諸侯則御僕也抗舉也四人舉衾四隅各一人也舉衾令可浴而不至於形也二人浴者左右各一人也料斟水器長柄沃盥用之少牢禮曰司官設罍水于洗東有料如它日者如生時之常法謂浴水用盆以下四事也弃沐浴餘水於

坎而甸人築之士喪記曰甸人築坮坎是也蓋以浴尸之餘恐人見而憎惡之也內御者抗衾而浴言抗衾及浴者皆用內御者也周禮女御大喪掌沐浴毋喪之異者惟此則餘事皆與上同也按士喪禮浴用水而已此云管人汲又曰小臣抗衾而浴又云浴用絺巾據諸侯而言則諸侯以下浴皆用水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柜鬯洎肆師大喪大洎以鬯則築鬻鬱人大喪之洎其肆器鬯人大喪之大洎設斗共其鬱鬯大祝始崩以肆鬯洎尸小祝大喪贊洎是天子之喪鬯人共柜鬯肆師涖築鬻鬱人共肆器大祝主其洎小祝贊之而小宗伯涖之與諸侯以下異矣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挹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釋文差七何反垼音役重直龍反鬲音歷厞扶味反隱也舊作扉門扉也盤本或作槃步干反濡奴亂反濯直孝反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爲垼於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於西牆下土垼竈甸人具此垼竈以煮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綖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階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

煮之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屏是屋簷熊氏謂西北隅屋外屏隱處薪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乃沐者御者受沐乃爲尸沐也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而沐也沐與浴俱有料有盤浴云料沐云盤是文相變也掬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如它日事亦如平生也小臣爪手翦須者浴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擾其髮濯謂不浄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註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按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沐汁浴汁皆棄於坎也愚謂管人汲汲水以備浙米也不言不說繐及盡階不升堂者從上可知也差浙也謂差摩之也浙米而取其潘煮之以沐尸其米則用以飯尸又以其餘釁竈而縣於重也士喪禮云祝浙米於堂南面用盆此云御者差沐者蓋祝浙而御者佐之也士喪禮沐稻此士沐粱禮俗所用不同也甸人有司主田野者曰重鬲者此鬲暫用煮潘既則以盛釁而縣於重也廟殯宮也屏蔽也廟之西北屏謂殯宮西北隅之檐也甸人徹取此屏蔽爲新者爲此室死者不復居亦毀廟改塗易檐之意也用此纍塗者一則爲其潔淨一則取其乾久而易於然也甸人賈氏公彥云當是甸師之屬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故此爲塗及取薪皆使供其事也沐用瓦盤用以承潘也沐浴之潘水皆以盆盛之以料酌之以盤承之於浴言盆言料於沐言盤互相備也沐巾亦用絺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如它日

者謂沐用瓦盤以下也按士喪禮先沐後浴蓋自首及身事之次也此先浴後沐記者由便言之爾○前復者降自西北榮孔疏云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屏爲便也必取西北屏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註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取西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此節孔疏云甸人爲竈竟又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屏薪以然竈煮沐汁愚謂前云降自西北榮不云取屏此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不云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屏薪則是復者降時未嘗取薪而徹廟之西北屏者實即甸人也疏特以前後西北二字偶合遂以取薪即復者臆說甚矣且士惟復於寢諸侯則廟寢皆復練始壞廟豈有復時即徹取其西北屏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

牀禮第有枕　釋文造七到反併步頂反禮之善反○此連下節舊在始死遷尸于牀之上鄭氏云宜承濡濯弃于坎下今從之

鄭氏曰造猶內也禮第袒簀也謂無席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愚謂沐浴之時若值仲春至仲秋用冰之時則君大夫皆內冰於盤以寒尸也夷亦大也對文則君謂之大盤大夫謂之夷盤散文則大盤亦謂夷盤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也士盤小故併兩盤而用之於士特言瓦盤則大盤夷盤皆有漆飾矣士有君賜亦得用冰故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此盤皆即浴時承水者而因內冰

焉既浴以後則專用以盛冰也設牀謂爲沐浴而設牀也禮露也謂去簟席而禮露其第使浴水得以下流通於盤也言有枕者嫌禮第並去枕也士喪禮不言沐浴設牀或謂沐浴卽於含牀然含牀設於南牖下尙有莞簟坊記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此云設牀禮第則沐浴與含別牀明矣○鄭氏謂此事在沐浴之後又謂尸旣襲旣小斂乃內冰盤中設牀於其上而遷尸孔氏曰旣襲謂大夫也旣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也愚謂此言設盤內冰於含襲之前士喪禮有冰用夷盤可也亦言於沐浴之前是喪禮用冰者皆於沐浴時卽用之不待襲斂也設牀禮第欲使浴水下流非爲用冰之故旣浴之後遷尸含襲以至小斂之後奉尸侇於堂其內冰於盤而設牀其上皆與浴時同但其牀皆有簟席而不禮下文所言是也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釋文含胡暗反）

此言用牀之事坊記曰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則浴與含別牀明矣上言設牀禮第此沐浴之牀設於中雷者也士喪記曰設牀第當牖往下莞上簟設枕此始死正尸之牀旣沐浴則又遷尸於其上而含焉故謂之含牀襲牀在含牀之東遷尸于堂謂旣小斂奉尸侇於堂也設於堂上兩楹之間含牀下莞上簟襲牀與遷尸于堂之牀亦然然則此時雖用冰其牀不禮第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育音逸劉昌宗又音實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同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財謂穀也故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註云財謂泉穀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作之無時當須預納其米故云納財古秤有二法按律歷志云黃鐘之律其實一龠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粟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一粟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食之無算者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陸氏喪服釋文曰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掬一升也愚謂公曰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曰掬一升也愚謂財讀如漢書太僕見馬遺財足之財疏謂糲米也粟一石舂米六斗爲糲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漸細侍御者蓋人君之所食然則大夫士常食蓋以粺與鑿與食粥與疏食水飲皆謂三日不食之後也疏食但不爲粥亦不過朝一溢米莫一溢米也水飲言但飲水而已無漿酪之屬也衆士食粥謂君有服

之親也士疏食水飲異姓之士也食之無算哀痛不能多食稍稍進之也○孔氏曰按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主婦謂女主故食粥愚謂君之喪女主則夫人也大夫之喪女主則其妻也如熊氏之說則夫人妻妾之外別有女主殊不可曉檀弓謂主婦三日不食之時君命之歠粥也此謂三日之外妻妾得疏食義不相妨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者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愚謂子姓衆子也士亦如之鄭氏止以子與妻妾言之者蓋鄭氏謂士無臣故也特牲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喪服記士爲庶毋貴臣貴妾則士有臣明矣士冠禮士喪禮有宰此士之貴臣也其餘則衆臣也其貴臣食粥衆臣疏食水飲亦皆如大夫之禮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孔氏曰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愚謂既葬疏食則不止朝一溢米莫一溢米當以足爲度也主人未葬食粥兼可解渴故不飲水既葬疏食然後亦飲水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釋文簋本又作匱又作簋悉緩反又蕢管反乾音干○鄭註簋或作簨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簋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

盥孔氏曰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飯盛於簋以手取之故盥也食肉飲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庾氏云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以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爲安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愚謂食於簋此吉凶每日常食之器也禮食乃以簋先食乾肉先飲醴酒者皆以其味差薄故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釋文期音基爲並于僞反與音預○樂音洛下同）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孔氏曰期之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愚謂下文言叔母世母食肉飲酒此卽旁期之義服則此云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非專指義服明矣蓋期之正服如爲祖父母爲世叔父爲兄弟爲兄弟之子其輕重亦自不同故此云三不食間傳云二日不食各據其一端言之或亦禮俗之有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釋文比必利反）

鄭氏曰叔母世母食肉飲酒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容大夫君也孔氏曰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併言之者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愚謂比葬食肉飲酒謂自成服以至於葬得食肉飲酒也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亦謂成服後葬前也○葉味道問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

肉飲酒之文註云義服恩輕不知自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酒居處獨不爲之節制可乎朱子曰禮經無文不可强說竊意在喪次則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者可食飯菜羹也有疾食肉飲酒者爲其氣微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唯衰麻在身言其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愚謂不能食粥則當疏食而云羹之以菜凡疏食者必有菜羹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謂未葬之前有疾飲酒食肉謂既葬之後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突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釋文君食之友食之並音嗣辟音避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愚謂雜記曰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也則三年之喪不食於人矣惟尊者之命則不敢辭不辟梁肉亦爲重違尊者之命也有酒醴則辭者酒醴能動人之志氣爲其散哀心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喪大記第二十二之二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按士喪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是士初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也愚謂詩箋云竹葦曰簟士喪禮下莞上簟是士之葦席亦謂之簟也但葦席有二雜記曰士輔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此葦席之精於蒲席者

也君斂之所用也又雜記曰有葦席既葬蒲席此葦席之麤於蒲席者也士斂之所用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釋文絞戶交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同○鄭註或曰縮者二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孔氏曰以布爲絞從者一幅横者三幅從者在横者之上舒衾於絞上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賈氏公彥曰絞直言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長短不定取足而已愚謂大斂之絞言不辟則小斂之絞辟之矣辟者謂用全幅布爲之而析其末爲二也凡斂之紟紟衾衣皆先言者在下後言者在上在上者先斂在下者後斂此云縮者一横者三則縮者在下横者在上也士喪禮曰絞横三縮一先横後縮蓋禮俗不同也縞生絹也緇緇布也士喪禮曰緇衾赬裏無統然則凡衾皆復爲之也序東堂上東夾前也小斂之衣雖尊卑同用十九稱而陳衣多寡不同君陳衣於東序衣多也大夫士陳於東房衣少也序東房中皆在尸東故皆西領士喪禮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小斂在戶內陳衣當統於尸君陳衣於序東故西領北上皆統於尸若大夫士陳衣於房中則不當北上皆如士喪禮之所言也紟紟不在列則衾衣在列矣衾得在列者以其復爲之故也○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紟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

斂大斂及襚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釋文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為三絕句辟補麥反又音璧徐扶移反紞丁覽反○鄭註紞或為黮）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須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孔氏曰紟禪被也大斂二衾其所用與小斂同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無用斂衾註大斂所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北領者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紞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賈氏公彥曰大斂衣不依命數喪禮畧上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則天子宜百二十稱小斂惟一衾大斂用二衾者大斂衣多宜用二衾裹之也大斂衾不言其所用之異則與小斂同也愚謂君陳衣於庭大夫士陳衣於序東皆為大斂之衣多於小斂也百稱五十稱三十稱皆據用以斂者言之其陳者不必止於此也大斂時尸在阼君陳衣於庭蓋在阼階下之東故北領西上此云大夫士皆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士喪禮大斂陳衣於房南領西上與此不同亦禮俗異也序東西領南上房中南領西上亦皆統於尸也辟擘也小斂之絞擘其末大斂之絞用一幅布析為三而用之而不復擘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釋文倒丁老反）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遂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釋文遂音遂○君無遂爲句熊氏以君無遂大夫士爲句非是）君無遂言君之小斂不用遂衣也士喪禮襲衣庶遂繼陳不用蓋君之小斂亦陳遂衣而不用也畢盡也大夫士小斂兼用遂衣然必先盡用主人之祭服而後以遂衣繼之主人先自盡也親戚謂大功以上之親也不以卽陳謂主人不使人陳之也士喪禮云親者遂不將命以卽陳與此不同者蓋遂者之衣皆委於尸東而主人之人以之卽陳若大功以上之遂則遂者自以卽陳而主人不使人陳之蓋與士喪禮文似異而義實同也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釋文複音福褶音牒）鄭氏曰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愚謂有著者謂之複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君大斂衣多故衣衾之有著者爲其太厚不便於斂也大夫士猶小斂猶用複衣複衾也複衣卽袍也袍褶與裘葛皆褻衣也襲斂兼用褻衣然用袍褶而不用裘葛爲裘太厚葛太疏取其中者而用之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釋文禪音單）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爲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愚謂袍有著之衣也而曰不禪者謂不專用一衣與玉藻禪曰絅之義異也衣必有裳釋所以袍必有表之義也衣裳具乃謂之稱袍乃長襦

故必以有裳之衣若褖衣者爲之表乃謂之一稱也士喪禮曰褖者以褶則必有裳必有裳卽必有表之謂袍褶皆褻衣故用之之法同○孔氏曰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有褖衣註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散衣次註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斂可知愚謂敬姜命徹褻衣謂婦人之褻服不當陳於序東使賓客見之耳非謂不可用以斂也上文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大斂君褶衣大夫士猶小斂複衣褶衣卽褻衣也則君大夫士大小斂無不用褻衣矣人君襲無褻衣所用衣少也大小斂用褻衣所用衣多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釋文篋古協反）

取衣謂取之於所陳之處而用之也隋方曰篋鬼神之位在西衣是死者所用故升降皆由西階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釋文詘邱勿反紵直呂反）

鄭氏曰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周禮典枲註曰白而疏細曰紵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也絺是細葛綌是粗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愚謂絺綌不以入則袍褶固陳之矣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則紅紫而外其他間色或用爲褻服矣惟陳之而用以斂者必以正色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愚謂斂大小斂也遷尸有八始死遷於牖下一也遷於浴牀二也遷於含牀三也遷於襲牀四也小斂遷尸五也奉尸使於堂六也大斂遷尸七也遷尸於棺八也袒者於事便也斂事多故袒遷尸事少故襲若主人奉尸皆袒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釋文胥依註作祝之六反

鄭氏曰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愚謂士喪禮大小斂皆商祝布衣鄭氏謂胥當爲祝是也周禮小宗伯大喪帥執事而涖大斂小斂鄭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又大祝大喪贊斂疏云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是天子之斂事官之屬主斂大祝贊之而小宗伯涖之也君之喪大祝主斂衆祝佐之降於天子也衆祝小祝喪祝也其涖者蓋亦小宗伯與大夫之喪大祝侍之衆祝是斂又降於君也士之喪祝爲侍士是斂又降於大夫也士謂喪祝之胥徒也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釋文紐女九反舊而愼反

鄭氏曰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孔氏曰前已言小斂祭服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愚謂生時之衽在左而鄉右謂之右衽大小斂之衽在右而鄉左謂之左衽也結絞謂結大小斂之絞也生時大帶綴紐而用組約之大小斂之絞不綴紐直取兩端交結之欲其束之堅急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

斂者六人釋文與音預○鄭註執或爲斂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言喪祝之士與執是人之喪事者則必爲之斂周禮所謂掌事而斂蓋其職然也既斂必哭又爲之壹不食者喪無人不致其哀而親有事於尸者尤情之所不能已者也大夫士之喪祝與其士之與於斂者皆然但言士者承上文士是斂言之也若君之喪則大祝衆祝皆其臣也其哀又不待言矣孔氏曰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釋文冒莫報反殺色戒反徐所例反裁才再反○鄭注裁或爲材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冒作兩

囊上者曰質下者曰殺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一邊不縫安帶綴以結之愚謂冒者質殺之總名錦冒元冒緇冒皆指其質而言也質正也冒之在上者上下方正故曰質殺削也冒之在下者向足而漸削故曰殺大小斂之衾大夫以縞士以緇布則大夫之元冒黼殺亦以帛爲之士之緇冒赬殺亦以布爲之也緇冒赬殺所以象天地之色則錦冒元錦黼殺者皆繡帛而畫以黼文也長與手齊者人之長短不一皆以齊於手爲度也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始死覆用大斂之衾既小斂則大斂之衾須陳故別制夷衾以覆尸至大斂而去之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者夷衾之制如衾其上下所用緇色及長短之度則與冒同也既夕禮幠用夷衾蓋夷衾乃殯時所用以覆棺於殯中者故既啟而其覆如故也

小斂後暫用夷衾以覆尸猶始死暫用斂衾以覆尸也
賈疏云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以覆棺
言之當隨柩入壙矣
君將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
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釋文鋪普吳反又音敷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也弁加爵弁而素大夫之喪
子亦弁絰愚謂鄭氏謂大夫之喪亦弁絰是也弁謂如
爵弁而素則非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
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是凡言弁絰者其弁皆皮
弁也若其絰則有弔服之弁絰其絰爲環絰此言弁絰
則其絰爲小斂時所加之苴絰大夫者也雜記云大夫
與殯弁絰大夫與他人殯尚弁絰則其爲父母弁絰必
矣檀弓叔孫武叔小斂投冠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
戒以椑從君喪其入如之何子曰其殯服則子弁絰疏
衰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則是君大夫之弁絰至大斂
乃服之而小斂猶素冠也士喪禮小斂後袒括髮襲絰
於序東以至成服人君至大斂則素弁而加絰此禮之
異於士者也序端東序之南頭也卽位於序端者以大
斂在阼階上也堂廉堂之南畔廉棱之上也楹西東楹
之西也北面向尸也堂廉南北節也楹西東節也必
立於堂廉上者斂於阼階上必直阼階上之南乃得北
面而鄉之也必立於東楹之西者不敢迫近斂處也以
此子與卿大夫之位觀之則大斂之處蓋在阼階上直

西楹之南実其西直西序則爲殯所也東上統於君也
父兄謂旁親自期以下者舉尊長以該卑幼也父兄若
爲卿大夫者自在卿大夫之位堂下北面謂其不爲卿
大夫者也小斂之後主人卽位阼階下西面卿大夫父
兄繼而南及大斂君與卿大夫升堂而父兄之爲士者
以賤不得升堂故在阼階下北面也不言東上者蒙上
可知也人君初喪室中之位父兄子姓同在東方大斂
時父兄在堂下北面則子姓亦然人君尊故衆子遠辟
喪主也命婦內命婦也外宗宗婦也房中南面者在西
房中而南面也知在西房者此時夫人在尸西外宗之
位宜統於夫人也不言姑姊妹子婦者以命婦之位見
之也不言外命婦者以外宗之位見之也商祝喪祝之
習於商禮者也士喪禮凡襲斂皆使商祝鄭氏云商人

教之以敬於接神宜鋪絞紟衾衣者先鋪絞次紟次衾
次衣及斂則先衣次衾次紟卒乃以絞束之也士喪祝
之士也舉尸先盥者致其潔也盤所以承盥水也馮謂
以身就尸而馮依之也夫人薨君之夫人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
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
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
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
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釋文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
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
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敖氏繼公曰主人不迎賓若有
所迎則不哭蓋禮然爾周官喪祝男巫皆於王弔則前

國君不得並用巫祝於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
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其亦與神交之
道與巫至廟門乃止則君下之處差遠於廟門矣愚謂
主人迎者迎於外門外也凡主人於君命則迎於寢門
外於君親至則迎於外門外迎君不拜者蓋喪禮不迎
賓以主於哀戚而不暇於接賓也若君弔則出迎而不
拜蓋於迎之禮有所不備亦猶其不迎賓之義也先入
門右者君弔於臣主人之位在門右北面也君至臣家
即位於阼階此即位於序端亦以大斂在阼階上而避
之也士喪禮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此不待君命
即升堂又在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也主婦戶西東面
者時尸猶在兩楹之間主婦在其西而東面也北面於
堂下在阼階下中庭也阼階下中庭臣於君弔受禮之
處也撫撫尸也君撫尸則視斂事畢故降命主人主婦
馮之者君雖已撫之必使主人主婦得自盡其情也此
與下文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其禮畧同而文各有詳畧
互相備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士卑君不
視斂故云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者謂鋪衣列位男女
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
位亦在堂廉近西愚謂卿大夫視斂在堂廉楹西者位
之正也士喪禮君視大斂主人西楹東北面卿大夫繼
之東上蓋以士卑不敢近君而卿大夫不可越主人而
東也若君不在則主人當在序端而卿大夫自在堂廉
楹西之位矣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愚謂此無算之踊不以三者三爲節且惟主人踊而賓客不與拾踊者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

鄭氏曰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釋文長竹丈反）

鄭氏曰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孔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釋文奉方勇反）

鄭氏曰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孔氏曰撫之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馮之服膺心上也奉之捧當心上衣也拘之微引心上衣也執之執其心上衣也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撫拘執五者之異愚謂夫者妻之天也乃於其尸不馮之者廉恥之道存焉拘者奉其衣而稍引以自向視奉則爲親視執則爲尊也舅姑於婦婦於舅姑及昆弟非主其喪則不馮也

馮尸不當君所

鄭氏曰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悲哀之至馮尸必坐愚謂馮尸必坐者尸斂於地必坐乃得馮之也凡馮尸興必踊則一不獨子之於父母然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釋文枕子鴆反凷苦內反禮章善反）

鄭氏曰倚廬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苫編蓋凷堛也（喪服註）宮謂圍障之也禮祖也謂不障孔氏曰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禮之不帷障也愚謂倚廬於殯宮門外就東牆爲之以木抵於地而斜倚於牆用草蓋之其南北亦以草爲屏蔽而於其北開戶以出入也於殯宮則褻於異室則遠故爲廬於殯宮門外者欲其近殯宮而無至於褻也

既葬杜楣塗廬不於顯者

鄭氏曰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釋文杜張主反楣音眉）泥塗以辟風寒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杜楣以納日光又曰始者無杜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楣又施短柱以杜起其楣架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作倚於隱者爲廬（釋文適丁歷反○按儀禮喪服賈疏引此）

鄭氏曰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愚謂言自未葬者嫌至葬後乃改廬於此故言自未葬以至於葬後其禮皆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未葬不與人立既葬後可與

人並立也猶不羣立庾氏云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既葬而與人立者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也愚謂王事謂朝聘會盟征伐之事施於境外以蕃輔天子者也國事政令之施於一國以治其人民者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

鄭氏曰此權禮也愚謂弁服弁也司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者用喪冠之物而如弁之制爲之者也士喪服以冠大夫以上喪服以弁絰帶卒哭所受之葛絰葛帶也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言服喪服以從軍事也上云大夫士既葬而下言弁絰帶惟據大夫言之者士位卑人衆大夫位尊人少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在士恒少在大夫恒多也○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又曰喪不貳事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公羊傳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皆謂尋常無事之時必終三年之喪然後出而從政也喪大記既葬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謂議論謀度之爾非謂出而從政也喪大記又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檀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也此皆謂國家有事則或有既卒哭既練而出而從公者鄭氏所謂權制也然金革之事尤急故以卒哭爲斷出使之事稍緩故以期年爲則於權制之中而其中又有權衡然此皆謂國家安危所係不得已而變通之者苟非不得已則君三年不

呼其門所謂君子不奪人喪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釋文堊烏路反又烏各反黝於糾反禫大感反○鄭註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

堊室者疏衰者既葬之所居卒哭之後疏衰者還居寢室斬衰者既練則徙而居焉鄭註喪服云堊室於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墼蓋在殯宮門外東霤之下就東壁之外壘土於其三面以爲室焉黝黑也謂平治其土令黑也堊白土也謂以堊塗牆壁令白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既祥之後入居殯宮間傳曰大祥居復寢是也殯宮乃死者所居故塗其屋令白又平治其地令黑若欲新之然也其旬人所徹西北扉亦當於祥前脩治之也內外謂殯宮門之內外也大祥入居殯

宮故外無哭者而猶有無時思憶之哭在於殯宮至禫則不復哭故內無哭者樂作有漸檀弓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作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是樂之作始於琴瑟成於笙歌而極於金石也哀樂之情不並行哀除故樂作而哭於是乎止也○鄭氏以黝堊爲堊室非也祥而復寢豈復居堊室乎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杜預以從御爲從政御職事鄭必爲御婦人者下文云期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愚謂吉祭乃復寢則禫後尚在殯宮也殯宮乃正寢非御婦人之所而曰從御者謂婦人當御者從於燕寢侍

御之所而主人猶未入檀弓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是也所以雖未入而必比御者亦示郎事之漸也吉祭謂奉主入廟而以吉禮祭之也士虞記曰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禫祭若當四時常祭之月則於禫月行吉祭若常祭在禫之後月則待後月而祭間傳言祥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正寢也此云吉祭而復寢者謂復於平時之燕寢也孔氏謂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是也期居廬句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釋文期音基下同爲于僞反下爲之賜同期期喪也父在爲母及爲妻雖並爲期喪而初喪居倚廬不居堊室且終喪不御於內此二事與餘期喪異也蓋父母之恩一也爲父三年而父在爲母止於期則以不敢同於父也凡尊長於卑幼之服皆報夫婦齊體妻爲夫三年則夫宜報服而其服乃止於期則以不敢同於母也二服本由三年而居故其初喪居倚廬終喪不御內與其祥禫之祭杖履之服皆與三年者同也三年之喪既練而居堊室此初喪居廬蓋爲母既練而居堊室爲妻既葬而居堊室與然父在爲母終喪不御於內特對夫他期喪之三月不御於內而言爾其實喪雖已除而心喪以終三年未三年不可以御於內也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用是推之則妻喪雖除亦未可遽御於內矣○朱子曰小功緦禮既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不居廬者婦人居喪於房中不次於外也不寢苫以質弱優之也不居廬不寢苫據三年者言則期以下輕喪可知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笄首鄭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熊氏云卒哭可以歸其實歸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

歸謂歸其家此謂異姓之卿大夫士與君無服者若與君有服則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賀氏云此弟謂適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愚謂大夫士爲君既練既卒哭而歸及庶子爲父母既練而歸皆於其宮之外爲喪次以居其飲食居處皆與其次於殯宮外者無異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愚謂子謂衆子也小記曰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君於外命婦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畧也愚謂世婦皆謂君之世婦也外命婦卿大

夫之妻也凡爲之賜而小斂者皆於小斂大斂而再往
也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謂有親屬之恩者也
非是則不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
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
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
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襯祝
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
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
顙
鄭氏曰殷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
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
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卽成
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稱言舉所以來之
辭也襯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孔氏曰君卽位
於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在阼而西鄉也盧云
上言卽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
事故卽位於序端此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
位於阼階也前後二小臣各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
臣夾階北面俟君言謂弔辭也愚謂上云於士既殯而
往謂殯日既殯之後也此云既殯而往謂既殯以後未
葬以前也戒猶告也既殯君往無常期故先使人告之
士喪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謂君行時也此云二
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者謂君升卽位時也君卽
位於阼階上西面二人北面立於阼階東在君之後二
人北面立於阼階西在君之前也小臣執戈先後君者

君之常儀也故左傳二執戈者前矣非謂臨喪辟凶邪
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先此既有巫則亦
有桃茢矣不言者文畧也擯相主人之禮者也擯者之
位蓋負東塾君既卽位則進而告主人使受弔也拜稽
顙拜於阼階下之中庭也凡臣於君臨其喪皆卽位於
門右受禮於中庭士喪禮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
顙成踊君稱言者蓋舉其慰問主人之辭非弔辭也出
俟於門外不敢必君之留也門外外門外也○鄭氏云
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答已非也禮弔賓不答
拜況君之於臣乎臣於君弔不拜迎蓋禮然爾說已見
前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

焉石經壹作一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愚謂在殯而往者謂既弔又於
殯後更往以致其慰問殷勤之意卽上文大夫既殯而
君往是也然士喪禮不見有殯後君弔之禮此蓋謂於
君有親屬之恩故在殯又往與
君弔則復殯服鄭註復或爲服
鄭氏曰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
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孔氏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
之服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愚謂復殯服謂免也小
記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親者皆免
其齊斬之服無變也註疏謂殯服爲殯時未成服之服
非也小記又曰君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
不錫衰則君弔於殯後主人之服不變也惟加免爲異
耳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於大夫士既殯而往升堂卽位卽位於阼階上也拜稽顙於下拜於阼階下中庭必以主婦拜者喪禮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雖於君夫人之弔亦然也世子非所以相夫人之禮事者周禮女巫王后弔則與祝前祝謂天官女祝也則夫人之弔當女巫止於門外女祝代之而詔相其禮矣前云君視祝而踊則夫人當視女祝而踊世子蓋女祝之誤也孔氏曰奠如君至之禮者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若士則亦如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主婦送於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主人送於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卽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卽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避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君謂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也不迎於門外貶於正君入卽位於堂下者卽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適子也君既卽阼階下位故適子避之在君之南而北面也婦人卽位於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於東

房中也又前君臨大斂主婦尸西不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斂後哀殺故辟也按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雖來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又若大夫君妻來當同夫人禮也愚謂大夫君即位於堂下非徒下正君亦爲不可以君道臨其臣之賓客也主人北面在阼階下中庭而北面也此所降於正君之禮有三焉不迎於門外一也即位於堂下二也主人北面不即位於門右三也此謂大夫君於既殯後至者若當大斂時則當升堂視斂大夫君與主人主婦卿大夫之位皆當如君視大夫大斂之禮也衆主人南面爲君辟也士喪禮君視大斂衆主人辟於東壁南面註云南面則當坫之東賈疏云南面則西頭爲首

者當堂角之坫此衆主人之位亦然也其君後主人而拜者其君使主人陪於其後而已代主人拜賓亦猶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其君爲主之義也然君命與命夫命婦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大夫君之命則弔者升堂西面大夫君當在中庭稽顙主人北面於門內之右在大夫之後哭而不拜也若命夫命婦之命及四鄰賓客來弔則弔賓即位於阼階之南大夫君東面拜之主人亦東面立於大夫君之後哭而不拜也疏謂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誤也如其說則是喪有二孤矣此季康子之所以見譏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註踊或爲哭或爲浴

見尸謂未殯時見柩謂未葬時也故上言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若既葬君弔則不踊也檀弓曰葬也者藏也又

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殯時柩雖在塗內猶爲未藏未亡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榮君之來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愚謂殷奠非倉卒可具不具殷奠亦爲不敢久留君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釋文屬音燭椑步歷反）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孔氏曰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之棺四寸天子之棺四寸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於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無椑是當時大夫常禮用椑僭也愚謂君謂五等之君也大棺外棺也椑親身之棺也大棺與屬以梓木爲之檀弓所謂梓棺也椑以杝木爲之檀弓所謂杝棺也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一也梓棺二三也杝棺一四也諸侯無水兕革棺棺三重大夫無椑棺二重士惟大棺一重而已庶人棺四寸士棺六寸大夫加屬四寸爲一尺上大夫大棺加二寸爲一尺四寸君加椑四寸爲一尺八寸天子之大棺蓋九寸屬六寸椑四寸水兕革棺三寸共爲二尺二寸（鏘鳴按此說天子棺制與檀弓注互異似當再考）天子以下至士皆以四寸爲差降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鏤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鏤士

不緣（釋文鐕子南反）

鄭氏曰鐕所以琢著裏孔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緣縫貼四角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鐕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裏棺用元綠者四面元四角綠用牛角鐕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元也亦用牛骨鐕不言從可知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愚謂君蓋用漆者謂棺既加蓋而用漆塗合其縫際牝牡之間也衽小要也所以連合棺之縫際者以木為之兩端廣中央狹有似深衣之衽故名焉棺無釘君與大夫以漆塗合縫際又鑿身與蓋合際處作坎內小要於坎中以連合之又每當衽上用牛皮束之以為固也衽與束有橫有縮此云三束二束惟據其橫者言之也大夫二衽二束降於君也士蓋不用漆又降於大夫也檀弓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謂天子諸侯之衽與束其橫者與天子同則其縮者亦與天子同矣大夫士橫者二則其縮者一與○棺束有二一是大斂加蓋後之束專屬於棺者此與檀弓所言者是也一是葬時柩車既載後之束以繫棺於柩車者士喪禮乃載踊無算卒束襲是也在棺之束有橫有縮柩車之束則但有橫者耳

君大夫鬠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釋文鬠音會○註綠或為篹）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鬠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孔氏曰士亦有物

盛而埋之愚謂綠當作簍檀弓曰設簍妻簍柳也實於簍中者殯時置棺外及葬則實於棺外柳內也士埋之者沐浴之後埋於甸人所掘兩階間之坎也

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幬或作綃或作綃○按本誤作至疏中作攢置毛釋文輴敕倫反攢才管反幬音道見賢遍反○鄭註攢置不誤）

鄭氏曰攢猶蔟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攢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孔氏曰君諸侯

也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以木攢聚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按周禮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註云張帟柜上承塵此席字誤當作帟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蔟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蔟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按此當云加帟再重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攢置于西序者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攢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也士掘肂見衽

其往上出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朝夕哭乃徹也鄭云此記參差者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攢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愚謂喪自大斂之後未葬之前必殯之者所以爲火備也蓋棺柩重大猝難移徙故預爲之備如此且不獨此也尸柩者人子之所見而深感而不能以暫離者也若如是以至於葬使之晝夜哀號乎其側必至於滅性矣故既斂於棺則殯之而使暫藏焉於是節之以朝夕哭而哀痛可以少殺休之以喪次而勞憊亦可以少息也輴輇車也天子畫龍於輴諸侯不畫龍攢叢木也塗以土塗之也諸侯之殯以輴居柩攢木於柩之四旁上高於柩乃以木題湊而盡塗之屋者言其題湊之形中高而旁下如屋之形也左傳宋葬文公椁有四阿言其僭天子也天子椁有四阿其葢塗象椁亦爲四阿可知諸侯椁不得爲四阿則爲兩下之形其攢塗亦爲兩下之形象椁也四阿者殿屋之形兩下者夏屋之形故檀弓言天子之殯此言諸侯之殯而皆曰畢塗屋也鄭氏以此言諸侯畢塗屋爲參差非也孔疏云諸侯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此則已破鄭義矣然謂諸侯不象椁亦非也天子椁四阿諸侯椁兩下其葢塗正各象其椁形爾幬覆也謂覆棺以夷衾也尊卑皆然獨於大夫言之者舉中以見上下也大夫殯無輴車以一面倚西序攢木於其三面而塗之其上正不爲屋形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釋文

熬五羔反種章勇反腊音昔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腊謂乾腊特牲士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當用六獸之屬賈氏公彥曰天子當加麥菽六種十筐敖氏繼公曰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旁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熬於棺旁亦所以致其愛敬也愚謂加魚腊蓋以腊節折之而與魚各加於每筐之中也葬時椁內有黍稷遣奠之屬故殯時畧仿其禮亦有熬與黍稷之屬皆孝子事死如事生之意敖氏謂致其愛敬是也鄭以爲惑蚍蜉謬說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

荒繒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纁釋文褚張呂反偽依注讀爲帷下代反披彼義反徐扶髮反○鄭注偽或作于徐甫委反翣所甲反戴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偽當爲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翣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居柳之中央鏘鳴按齊居柳之中央參用既夕禮注若小車蓋上葦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絡

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周官司士注曰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孔氏曰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也池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屋四注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也振動也容飾也振容以整繒爲之長丈餘如旛畫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荒柳車上覆謂籠甲也列行也火形如半環縫兩已相背也黼荒火三列者緣荒邊爲白黑斧文又於荒中央畫火縫各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葬在路象宮室也加帷荒於褚外也繅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又以繅爲紐連之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五貝者龍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也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繅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繅戴用繅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繅戴於

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亦用纁帛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賈氏公彥曰齊居柳之中央以若人之臍居身之中央也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以備虧傾也愚謂棺飾蓋以柳木爲骨衣以縮綵而外加帷荒焉故或謂之柳指其木材言之也或謂之牆言其四周於棺有似於宮室之牆也三池者闕其後也池視重霤諸侯屋雖四注而北無重霤故池亦象之褚囊也所以韜藏於物者左傳成三年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或謀置諸褚中以出柩以素錦韜之若囊形然故謂之褚

紐有二經言纁紐用帛爲之而連屬帷荒者也疏言用纁帛繫棺紐屈束棺之皮爲之而戴之所貫者也士喪禮註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疏謂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而結之則是披橫絡棺上而兩端出於棺外以帛一條而爲二披也孔疏謂披一頭繫柳戴一頭出帷外則帛一條止爲一披也士喪禮飾柩設牆而後設披則披不得復絡棺而過以擬於帷荒故也且帛之長不過四十尺而古之尺度短若絡於棺上下結於戴則兩端之外出者無幾於牽挽亦不便疑孔氏之說爲是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黼斐二畫斐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釋文綏音雖耳隹反下同

鄭氏曰畫荒緣邊爲雲氣綏當爲褷蓋五采羽注於斐

首也孔氏曰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二池者
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
屬於池下其池上揄絞則有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皆
戴綏者鬠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鬠兩角也陸氏
佃曰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玉陳氏澔曰披亦
如之謂色與數悉與戴同也愚謂二池在前後大夫屋
南北有承霤故其池象之也士喪禮註云齊以三采繒
爲之上朱中白下蒼疏云聘禮記三采朱白蒼彼據繅
藉此齊用三采亦然此疏以三采爲絳黃黑絳乃降字
之誤言大夫降於人君少黃黑二色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繅紐二繒紐二齊三采一貝畫鬠
二皆戴綏士戴前繅後繒二披用繅釋文揄音遙繒則其反
孔氏曰士布帷布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
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
振容也士戴前繅後繒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繅者
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繅若通兩旁則亦四
披也愚謂此云士一貝士喪禮云無貝蓋亦禮俗之不
同也披繫於棺束之橫者其數亦與棺束同人君棺三
束故兩旁各三披大夫士棺二束故兩旁各二披但大
夫旁二披前繅後元士則前後皆繅亦降於大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
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釋文
輴依注音軨市專反王肅倫反綍音弗御棺一本作御柩
國依注亦作軨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
鄭注綍或爲率○今按輴當如字音
敕倫反國字亦當如字王說爲是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軨車之
軨聲之誤也軨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軨車柩車也

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愚謂載柩之車名爲輴車又曰屬車此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則是柩車又名爲輴車也天子諸侯所用以殯之車與載柩之車其制相似但其輪異耳是以皆名爲輴車也士之國車亦輴車也曰國車者言其爲國人所同用也鄉師云鄉其吉凶禮樂之器君大夫之輴皆自造之士之柩車乃鄉器故謂之國車綍以麻爲之殯及朝廟時屬於輴及軸謂之綍葬時在塗屬於柩車謂之引及至壙說載除飾屬於柩束又謂之綍其實則一物也是以或通其名爲朝廟與在塗之綍皆屬於車兩旁至葬時說載則屬於柩天子六綍以四綍屬於前後之縮束以二綍屬於兩旁當中橫束諸侯四綍於前後左右分屬之大夫士二綍惟屬於前後束也碑以木爲之所以繞綍以下棺者也天子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通而名之則大夫以上皆謂之碑也天子四碑分樹於壙之四旁前後二碑重鹿盧繫以四綍左右二碑分繫二綍也諸侯二碑樹於壙之前後繫以二綍其左右二綍則使人背壙而負之大夫二碑亦樹於壙之前後分繫二綍士無碑其二綍亦使人背而負之也御棺者居前指麾爲柩行抑揚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代謂代以鄉師及匠師也是天子之喪自朝廟以至葬皆有御匶諸侯大夫亦然比及也士喪禮朝廟無御柩至將爲祖奠還車之時乃云商祝御柩及將行又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此言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明朝廟無御柩也士朝廟無御柩者士柩車差輕宮內道近且無險阻故也士祖時已御柩而云比出宮言之鄭氏謂士出宮無御柩非是功布大功布也大夫之茅不如羽葆之華功布則又加質矣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釋文封依注作窆彼驗反○鄭注封或皆作斂咸或爲槭反咸依注讀爲緘古鹹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者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綍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綍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綍而繞腰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綍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綍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孔氏曰下棺之時將綍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負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綍於壙之兩旁人挽之而下其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前後每一碑用二綍二碑用四綍其餘二綍繫於兩旁之碑也前經士二綍無碑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以綍直繫棺

束之縪而下於君也君命毋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
命令衆人無得喧嘩以擊鼓爲窓時縱舍之節每一鼓
漸縱紵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使人無
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
自相止愚謂君封以衡者諸侯下棺以木貫於棺束而
以紵繫之其木橫而平正若稱之衡然也大夫士以縪
者大夫士不得用衡直以紵繫於棺縪也命毋譁者主
徒役者命之蓋鄉師遂師之屬也以鼓封又擊鼓以爲
下棺縱舍之節也大夫命毋哭蓋其宰命之也大夫但
命毋哭則不得擊鼓也命毋譁者命徒役之辭也命毋
哭者命主人以下之辭也君不命毋哭君尊不敢直命
也士哭者相止主人以下自相止勿哭也周禮鄉師及
葬執斧以涖匠師冢人及窆執斧以涖諸侯窆以鼓或

未必用斧與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
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自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
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孔氏曰按檀弓柏椁以端長六
尺註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八寸大
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愚謂天子柏椁以端而大夫
亦用柏椁者天子之柏椁諸侯之松椁皆用松柏之心
所謂黃腸也大夫雖用柏椁而不得用黃腸則降於人
君矣諸侯與上大夫大棺同八寸下大夫與士大棺同
六寸庶人四寸庶人棺四寸而椁五寸椁大於棺一寸
則棺六寸者椁七寸椁八寸者椁九寸天子椁一尺則

大棺九寸也鏘鳴按此說天子椁棺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觚釋文觚音武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觚與檀弓注異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孔氏曰君棺椁間容柷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元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繒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愚謂柷樂器壺觚皆盛酒之器也柷方二尺四寸壺容一石觚容五斗士喪禮觚二醴酒凡藏器於棺椁之間君之藏器柷爲大大夫之藏器壺爲大士之藏器觚爲大其棺椁間皆可以容此物言以此爲廣狹之度也據司几筵則諸侯椁內有席席制三尺三分寸之一則視柷爲大今不據席而據柷者豈諸侯椁內之席小於常席與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